

風雲日緊的南部白人非洲

張麟徵

南部白人非洲的統治權約可分為三道防線。莫三鼻克、安哥拉為第一道，羅德西亞、西南非為第二道，南非則為第三道。一九七四年四月的葡萄牙政變，使葡萄牙改變了行之數以百年計的對非殖民政策，決定放棄葡屬非洲，允其獨立。莫三鼻克與安哥拉兩地的白人統治權因以結束。這第一道防線的潰敗，使得羅德西亞、西南非、南非等地的白人政權失去緩衝餘地，直接暴露于黑色民族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雙重武力威脅之下。

一 羅德西亞白人政權的垂死掙扎

羅德西亞的少數白人政權自一九六五年宣佈脫離英國，片面獨立以來，一直受到舉世輿論的聲討，聯合國亦對其實施經濟制裁。但截止一九七五年前為止，史密斯政權並未受到真正的威脅。由於葡萄牙和南非的庇護，羅德西亞的經濟並未完全被封鎖。國內的黑人解放組織雖對史密斯構成若干壓力，但由於南非為數三千警察武力的協防，使黑人游擊活動亦難以施展。

困境始自一九七五年。是年六月，莫三鼻克正式獨立。雖然由於本身的經濟需要，莫三鼻克仍繼續提供羅德西亞白人政權交通上的便利，但在政治上對羅的威脅却日益嚴重。左傾的莫三鼻克政權對羅德西亞黑人游擊武力提供的掩護、援助，將更沒有保留。南非方面，為求自保，亦不願過于牽涉到羅德西亞的糾紛中。因此對是否繼續提供史密斯政權警察武力援助一節，不得不重作考慮，而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八月決定將該批武力自羅德西亞全面撤回。致命的打擊還是安哥拉的情勢發展。由於安哥拉左傾派系獲蘇聯、古巴之助而取得政權，對羅德西亞境內的黑人民族主義份子給予極大的鼓舞。彼等也想如法炮製，尋求共產國家的干預，以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

事實上，羅德西亞的少數白人政權能維持十年以上的統治權，已相當不錯。羅德西亞境內的黑、白人數之比，極為懸殊，約為廿比一。白人大約只有廿七萬八千人，却統治了六百一十萬的黑人。由於選舉權之有無是以收入

的多寡而定，而白人的平均收入達八千零八十美元，黑人只有六百四十美元，所以在六百餘萬的黑人中只有七千五百人享有此一權利，而白人擁有的權却高達八萬七千人^①。如不徹底改革，照此情形發展下去，黑人將很難望和平取得政權。

羅德西亞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在六十年代已開始有組織的爭取獨立。可惜由於種族背景，意識型態之分歧，使黑人本身無法團結。辛巴勃威非洲人民聯盟(ZAPU)及辛巴勃威非洲民族聯盟(ZANU)之間，有着長期的對立與衝突。一九七四年雖在外力敦促下團結于非洲國民會議(ANC)黨之下，但為時不長。一九七五年非洲國民會議黨反因此分裂為兩支。較溫和的一支由恩柯摩(J. Nkomo)領導，尋求經由與史密斯政權的談判，和平取得政權。激進派的西索爾(Sithole)與穆佐雷華(Muzorewa)則以莫三鼻克為基地，欲以武力推翻白人政權。

恩柯摩與史密斯政權的談判，前後持續了數月，但進展極其有限。因為雙方立場僵化，難有迴旋餘地。恩柯摩之接受談判，即以政治聲望作了賭注，為了爭取黑人支持，勢不能在談判上做任何重大讓步。他希望能在六個月到一年內，白人能將政權和平交出^②。而史密斯則皆不過在拖延時間，無意放棄既得權益。故強調逐步改善現有政府，在十至十五年内將政權交與黑人。雙方主張距離遙遠，因此，雖一拖再拖，仍不免在今年三月十九日正式破裂。

事實上，早在談判破裂以前，就可以看出談判難以達成任何結果。受安

哥拉情勢發展的刺激，不僅白人因驚恐過度而愈加堅持立場，黑人亦因鬥志高揚而更難妥協。更有進者，蘇聯、古巴亦因此而加強了其在南部非洲繼續冒險的野心。隨着安哥拉內戰之告一段落，蘇聯等已將重心移往莫三鼻克，大批軍火在二月以後源源運抵莫三鼻克的貝拉港^③。緊接着，莫三鼻克的總統馬夏爾（Machel）亦宣稱與羅德西亞進入戰爭狀態，關閉了與羅德西亞相鄰，長達七百英里的邊界^④。

令人驚訝的，倒是史密斯政權這種類似愚昧的沉着。面對如此的驚濤駭浪，竟能絲毫無動于衷，半點不肯讓步。在與恩柯摩的談判破裂後，史密斯反變本加厲的表示，別說十年或十五年，他根本就不相信羅德西亞會實施黑人多數統治^⑤。

可是史密斯將如何來維持他的政權于不墜呢？羅德西亞百分之四十的貿易，特別是燃料，都透過莫三鼻克為之。現在與莫三鼻克接壤的邊界既被封鎖，一切貿易活動，只有仰賴南非，透過南非為之。不過，就算南非基於白人感情，不懼外來壓力，繼續提供交通上之便利，但由於港口壅塞情形，亦無法做過量的運輸。因此，羅德西亞經濟之難免受創已屬劫運難逃。在軍事上，過去三年，羅德西亞的軍費已直線上升，現已達九千六百五十萬美元。軍隊人數已由五千增至一萬二千，另外動員的後備軍已達三萬五千。在與莫三鼻克交界的邊境上，羅德西亞已佈置了一萬名軍隊。邊境一帶的廿萬黑人，也已納入保護村^⑥。軍費負擔日增，而經濟負擔能力日減。白人政權將如何應付此一值得憂慮的現象？

更嚴重的是黑人游擊武力的威脅已與日俱增。目前在莫三鼻克之辛巴勃威黑人游擊武力據佔在萬人左右，在坦尚尼亞境內的則有五千之譜。此支游擊武力原多由毛共訓練而成，獲毛共若干武器，如AK-47自動步槍之援助，其中據佔已有千名潛回羅德西亞^⑦。如今游擊活動日益頻繁。如果爆發全面戰爭，此支游擊武力可獲大批蘇聯、古巴、毛共之武器，人員的支援，殆無疑問。反觀羅德西亞，其目前軍隊的訓練與裝備雖較游擊武力為佳，但其實力勢難支撐一年以上。主要原因乃在其很難自外獲得必需的補給。美、英兩國早已警告史密斯，不要冀望西方國家的援助，事實上亦無人敢淌這趟混水。至於南非，自身已是泥菩薩過河，再加以在安哥拉的痛苦經驗，恐怕亦絕不會捲入。在此情況下，史密斯政權還有什麼前途？

二 僵持的西南非問題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南非即成為各方關注的一個問題。在聯合國中，此一問題前後吵嚷了卅年左右。雖然聯大在一九六六年通過決議，宣告終止南非對西南非的委任統治，將西南非直接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又在一九六八年另以決議將西南非更名為納米比亞，但此等決議一直停留在紙上文章的階段，對西南非的現況並無任何改善。事實上，西南非一直形同南非的第五省一般被南非統治着。

南非對於西南非問題亦想以實施他的班圖斯坦（Bantustan）政策以解決之。但此一政策一直為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所杯葛。此一組織在六十年代組成，主要基礎為奧凡波人（Ovambo）。奧凡波族為西南非最大種族，人口幾近西南非總人口之半，分佈在西南非北部^⑧。西南非人民組織長期以來即以尚比亞為基地，從事反對南非在西南非統治的種種活動。在日增的國際壓力之下，南非已打算允許西南非獨立。自去年九月以來南非已在西南非進行憲政談判，對手是當地白人及各土著領袖。西南非人民組織並不在內。此一態度，自然為西南非人民組織與其支持者所不滿。不過，由於這幾個月來，南部白人非洲風雲日緊，南非傳說已擬修正其立場，接受西南非人民組織為談判對手。

西南非人民組織雖然由西南非人口最多的種族所組成，但是能否代表整個西南非人民的意願，亦頗成問題。撇開當地白人不談，當地的少數民族，事實上亦對西南非人民組織心存畏懼，恐怕他們的利益將在獨立的納米比亞新政府中得不到保障。上月在西南非首府溫德荷克（Windhoek）舉行的第三度憲政談判中，突瑞羅族的領袖卡布俄（C. Kapuno）即提出一新的建議：未來的西南非國會由兩院組成。兩院議員各五十人，經由普選方式，一個由北部各班圖斯坦選出，一個由南部的白人、混血兒等選出。所以會有此一建議，就是由於少數民族對奧凡波人的恐懼。在此一擬議下，奧凡波人就算在北部議院中佔壓倒優勢，亦無法控制整個西南非^⑨。

上述建議一方面滿足了少數黑人種族的願望，另一方面亦可消除部分白人的疑慮，同時還符合一人一票，不使西南非分割的兩項原則。但如想獲得全

體支持，恐亦非易事，因為這一構想無論表面如何，事實上是將西南非一分为二，部分不妥協的白人及西南非人民組織恐都不會欣賞^⑩。

南非在西南非推動的憲政談判，是否真意味着南非又打算放棄西南非了呢？看來不無疑問。由南非甘冒重重政治風險，率軍介入安哥拉一事，我們可以相信他並無意對西南非輕易放手。不過，由於安哥拉局勢的逆轉，南非的政策亦不能不受相當影響。目前，在英國斡旋下，南非已將其駐紮在安哥拉境內的最後一批軍隊，撤回至西南非^⑪。英國也向南非間接保證庫內列河上的水利設施不受破壞。然而無人能大胆保證安哥拉的左傾政權不對西南非人民組織提供地理上的便利，或蘇聯、古巴不利用安哥拉為基地向西南非滲透。更有進者，西方亦在此一問題上向南非施壓。美英兩國曾明告南非，他們支持西南非的獨立，要求南非在一年內助其實現此一願望。如是，南非在西南非又能掙扎多久？自然不如改弦易轍為佳。

三 南非和解政策前途黯淡

無論是黑非民族主義，或國際共產主義，其在南部白人非洲的最後目標都是南非。對他們而言，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戰略上，南非的價值都是無可比擬的。南非現有白人約四百餘萬，黑人一千八百萬，南非白人政權的垮台，對非洲黑人而言，是南部白人非洲統治權的完全肅清，在種族情感上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就共產主義而言，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非洲勢力的連根拔起，在邁向所謂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又跨了一大步。

在經濟上，南非是南半球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他豐富的礦產資源約佔全部非洲的百分之四十三，錳礦儲量佔全球的百分之四十，鈾礦為全球的百分之廿五，金與鑽石各佔全球的三分之二。此外鐵、煤、銅、鎳、石棉等礦產亦豐。與非洲國家相較，南非的經濟實力更是龐乎其大。他的工業總生產量佔全非的百分之四十，國民總生產毛額為全非的百分之卅，電力生產是全非的百分之六十，鐵的生產則是全非產量的四倍^⑫。但在這個黑人佔壓倒性多數的極端富庶的國家裏，富源却完全操縱在少數白人的手中。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黑人，只分享了百分之廿的國家收入。

在戰略上，南非是南大西洋與印度洋間的交通樞紐，對南極大陸的活動

更得就近監視之便。特別是好望角航線，它對西歐有極重要的經濟價值。一旦蘇伊士運河或紅海出口被封鎖，西歐的動力來源，將唯好望角航線是賴。蘇聯如能在此立足，加上他在索馬利亞既得的巴巴拉(Berber)港，在安哥拉的可能據點，則西歐將完全在其控制之中。

在黑色民族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雙重壓力之下，南非的白人民政權採取了與前者妥協，與後者對抗的原則。實則，南非既然置身非洲，則就無法與黑非國家長期為敵。與黑非修好，對南非而言，不僅有政治上的必要，亦有經濟上的價值。黑非的廣大市場，正是南非產品的最佳出路。一九七四年時，與南非貿易居第一位的為英國，其次即為黑非，為數高達四億七千五百萬蘭特(Rand, 南非幣名)^⑬。

南非與黑非修好最大的障礙即是六十年代以來，南非不遺餘力推行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也就是南非自稱的種族分別發展政策。此一政策的重心即在南非建立一系列的班圖斯坦，將當地黑人納入。依其種族部落之不同，各劃定地區，允其成立自治邦。一方面可以解決都市中黑白雜居的問題，一方面可以堵黑非國家悠悠之口，另一方面，班圖斯坦還可為南非提供廉價的勞工。南非境內的這種土人自治邦目前為數已有八個，其面積大約只佔南非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三，已納入之黑人約佔黑人總人口之半數^⑭。南非打算陸續允許這些自治邦獨立。其中，最早成立的川斯凱(Transkei)即將在今年十月獲得獨立。南非打算在其領導下，與這些「國家」合組聯邦。

為了和黑非和解，南非在六十年代末期推出了他的向外展望政策，或稱「對話」(Dialogue)政策，此一政策在當時得到象牙海岸、馬拉加西、加彭、馬拉威、達荷美等國的熱烈反應。一九七一年的非洲團結組織高層會議還因此一問題造成了黑非國家的分裂。此一政策之所以能得到若干黑非國家之支持，主要在於南非龐大的經濟實力，對彼等是一莫大的引誘。實際上，南部非洲的黑人國家，如波扎拉、賴索托、史瓦濟蘭的交通、郵電、銀行、財政等制度，莫不依賴南非。南非對向其購買產品的黑非國家，在去年已給予兩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提供給八個黑非國家的另兩億美元補充貸款亦正在辦理中。在桑比西河以北，自南非受惠最多的國家，目前是象牙海岸、加彭、中非、薩伊、尚比亞等國^⑮。

不過，南非的和解政策進行得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這一方面受黑

非國家本身政情的影響，如馬拉加西共和國在一九七二年的政變，導至齊哈納（Tsimana）總統的下台，左傾政權執政後，與南非的關係即有所調整。另一方面則是受黑非激進或左傾國家之牽制，溫和派的國家在此一問題上，不敢照自己意思放手去做。而葡萄牙在非洲的退縮，鼓舞了黑人解放南部白人非洲的信心；南非有欠考慮的安哥拉冒險政策，又給激進左傾的黑非政權逮住了把柄，使響應南非和解政策的國家無以自處¹⁶。

最近幾年，南部非洲情勢的演變對南非日趨不利，國際壓力亦與日俱增。一九七四年九月驅逐南非出聯合國的提議，如無美、英、法三國的連袂否決，在安理會中恐早已通過。在日增的壓力下，南非除在外交上進一步修正立場，如撤回協防羅德西亞的警察武力；施壓於史密斯，促成其與恩柯摩之談判；拒絕輸出羅德西亞的若干農產品（如玉米）；在西南非問題上，同意在南非指導下允其獨立等。在內政上，對境內的黑人待遇也作了更多的改善。如將公共場所對黑人開放，允許黑人在都市中享有租賃之權是。但這亦如早幾年的開放電視，放寬體育政策一樣，都屬於層面上的改革，基本的改革仍然鮮見。非洲人應享的工會權、薪資待遇平等權，仍未給予。至於舉行普選，與黑人同享政權，那其實是等於交出政權，自然更不在考慮之列。南非總理浮斯特曾坦率向黑人領袖表示：「如果有人跟你們說，政府考慮在南非實施普選，成立一多種族議會，那是欺人之談，永無可能」¹⁷。

如果南非白人不算交出政權，面對這日益增長的各方壓力，只有加強國防，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南非的國防開支在最近幾年大幅上升：一九六〇——六一年時為數只四千四百萬蘭特，次年度即增為七千兩百萬蘭特。十年後，即一九七〇——七一年躍為二億五千七百萬，一九七五——七六則為九億四千八百萬。根據倫敦戰略研究所在一九七五年的估計，南非兵力約五萬零五百人，其中三萬五千四百人為新兵。另有十五萬一千四百人的後備軍及七萬五千人的準軍事性武力。後者是由老百姓組成的機槍營，用以保衛工業及農業地區¹⁸。

就軍隊人數，軍備數量、品質、經濟負擔能力而言，南非的武力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可以說得上是首屈一指。應付黑非國家的可能攻擊、內部黑人的武裝叛亂，應該是游刃有餘。但是如果後二者獲得蘇聯、中共等源源不斷的軍備補充，古巴等訓練有素的地面部隊協助的話，則情況可能大有不同。

四 西方國家面臨嚴重考驗

在南部非洲局勢的發展上，西方國家雖然同情白民政權的處境，但鑑於國際壓力，無法予以支持。事實上，由西方國家在安哥拉事件上所表現的軟弱態度看起來，在東西方的鬥爭中，西方早已在精神上繳了械。西歐對於蘇聯所扶植奈托左傾政權的爭相承認，顯示出他們對蘇聯的武力干預成果，坦然承受，了無反抗。而美國的空言警告，亦不過在挽回顏面，拯救貶值的信譽。對於奈托政權雖不便率爾承認，自打耳光，但亦放鬆了敵對的態度；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已與奈托政權談判恢復在卡濱達油田的開採。

如果在可以一爭的安哥拉事件上，西方態度已如是軟弱，則在毫無可爭的羅德西亞和西南非，西方自然更不會作無謂的掙扎。不過為了爭取所餘無多的黑非國家好感，西方似乎還應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美國在此兩地的立場上，一如他以往對前葡屬非洲的態度，支持兩地的黑人多數統治願望，但主張透過和平手段，移交政權，反對黑人使用武力。對於對此二地虎視眈眈的蘇聯、古巴等國，則一再警告不得介入。季辛吉並謂不得以美國在安哥拉的態度，來評估其未來在其他地區的反應、作為。又對古巴表示，如果古巴在非洲南部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美國即將對古巴本身加以報復¹⁹。目前的問題是，如果西方堅持政權的和平移交，而當地白人又誓不交出時，西方如何能制止共產國家主動或被動的介入？如不能制止，西方又該如何因應？

事實上，據美國報章雜誌的分析，美國將很難把對蘇聯、古巴的恐嚇付諸實施。且不談蘇聯，僅就古巴而言，美國亦很難對其實施任何有效的外交、經濟、軍事上的制裁。外交與經濟上的制裁，須要透過國際組織為之，而無論是在美洲國家組織，非洲團結組織或聯合國，這樣的提議都難望獲得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軍事制裁方面，一則美國國會將很可能通過（高棉、越南、安哥拉都是前例），另則美國實力亦有不及之處；美之實力應付古巴雖綽綽有餘，但與蘇聯相較，已遠非六十年代初古巴危機時可比，而況今日蘇聯——古巴的後台老闊——也已非當時的吳下阿蒙²⁰。

英國方面，鑑於他與羅德西亞的特殊關係，曾一再調解與旋旋黑白兩方的立場。特別是向白人施以政治、經濟的壓力，以迫使其就範。他曾向羅德西亞白人提供安全保證，表示願意助其移往其他地區定居；對於因關閉與羅德西亞邊境而經濟上陷於困難的莫三鼻克亦已提供經援。

以過去數月英美兩國所做各項努力的成果看來，羅德西亞的前途殊不樂觀。一來史密斯政權似已抱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堅不妥協。二來莫三鼻克、尚比亞等國之經濟因對羅德西亞實施封鎖而負擔沉重，一再叫囂支持武力解決。三來辛巴勃黑人民族主義者似已失去等候的耐心。不僅非洲國民會議黨中激進一支的游擊活動已日趨熾烈，溫和派的恩柯摩在與史密斯談判破裂後，也掉頭向莫斯科乞援。對態度原有不同的黑人領袖而言，目前的立場似已趨於一致：尋求以武力推翻史密斯政權。那一個先馳得點，將奠定其日後在羅德西亞的領導地位。為此，將無任何人自甘落後。在此情勢下，蘇聯、古巴等國早已準備妥貼，隨時將予馳援。

在羅德西亞戰雲低垂之際，南非所感受到的壓力也日益增大。美英等西方國家在羅德西亞及西南非的立場已十分明朗：支持各地黑人的多數統治，和平轉移政權。但此一態度是否可移植到南非？看來似乎不無疑問。畢竟，南非對西方在戰略上居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此一重要性在蘇聯海權擴散到印度洋，並積極向南大西洋發展後，益形鮮明；另者，南非的白人也高達四百餘萬，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

西方與南非白人政權在軍事上、經濟上的關係十分密切。與南非關係最深的英國，以及美國、德國，雖然受國際壓力影響，不得不執行聯合國的決議，而在六十年代相率對南非實施軍火禁運，但法國、義大利等却取而代之，成為南非最大的軍火售賣商。南非空軍擁有法製幻象機四十八架（有待交貨的還有四十五架），雲雀型直昇機四十架。義大利製的AM-3C型及MB-326K型飛機（在南非稱之為Impala型），為數也不少，其性能特別適合反叛亂戰爭。海軍方面，擁有法製月桂樹（Daphné）型潛艇三艘，還有兩艘將在一九七八年交貨。陸軍中的武器，由上述兩國提供的亦相當多。非僅如此，法國、西德還協助南非，直接在當地生產需要的軍備或興建軍用設施。如法國的湯姆森公司（Thomson C.S.F.）曾協助南非生產響尾蛇地對空飛彈，法國邦亞（Panhard）型裝甲車也得到許可可在南非生產。西德亦曾協助

南非在西蒙斯鎮（Simonstown）附近的西爾佛敏（Silvermine）建立一系列強力的軍用通訊設施。此一通訊設施之建立，可以使南非從其海岸，對整個南大西洋、印度洋、南極、非洲大陸加以監視^②。

南非豐富的鈾礦，對西方更具極高的重要性。南非鈾藏量佔全球的四分之一。南非已宣稱正在興建一座價值十億美元的鍊鈾廠，以南非本身的提鍊技術，可年產五千噸精鍊鈾。而據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之估計，十年後南非可產核能五十四萬六千瓩。傳說最近西德已提供南非若干精鍊鈾以製造原子武器。西德官方雖正式否認，但另一方面却宣稱西德一公司已售予南非一座可生產二兩瓩核能的核能發電廠^③。

在經濟上，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對南非境內的各項投資已高達八十餘億美元，其中以美、英兩國投資最衆。這些投資獲益都相當可觀。

這些年來，南非一直積極的尋求與西方國家結盟，以保障本身安全。但後者對此却頗遲疑，不敢觸犯衆怒，冒然接受。相反的，英國在壓力下，反於去年六月終止了與南非所訂有關西蒙斯鎮軍事基地條約。美國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在卸職前，即去年五月雖建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南非簽訂一項有關西蒙斯鎮軍事基地的協議，但亦未有下文。不過，就南非而言，結盟的大門隨時敞開。在英國人退出西蒙斯鎮後，南非繼續推進着西蒙斯鎮的擴港計劃。這一計劃如得實現，該港的容納量將增加三倍，可以同時停泊五十艘船隻。

西方雖不敢與南非正式結盟，但實質上關係仍很密切。英國在終止西蒙斯鎮條約後，即向南非表示，英、南條約的終止，並不妨礙英國海軍訪問南非各港。法國這些年來對印度洋活動極為重視，法艦亦不時訪問南非各港。而且由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北約在渥太華舉行的部長會議，決定將北約防衛範圍自傳統地區向外延伸，一般咸信南非已包括在北約新的防衛範圍之內。

因之，無論就白人感情、戰略價值、經濟意義各方面看來，西方在南非問題上，其感受和因應，可能與對羅德西亞及西南非問題不完全一樣。只是，無論如何，西方無法否認南非白人係少數政權此一事實。西方如公然支持此一政權，將何以面對其一向所標榜的民主制度？有鑑於此，美國務卿季辛吉已一再表示，希望南非的統治型態能逐漸形成黑人的多數統治。不過，南非的情形遠較其他南部非洲白人政權來得複雜，影響亦大。就算羅德西亞與

西南非兩問題能在短期內順利解決，南非的情況却可能還要拖上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西方國家究將如何因應，還得視將來情勢的演變而定。

五 結論

非洲國家，除極少數外，在對南部非洲白人政權的態度上，已與共產國家不謀而合。其動機雖然互異，而目的却完全一致。在策略上他們採取了逐個擊破的原則，如今的重心則是放在羅德西亞上。

黑非國家，如坦尚尼亞、尚比亞、莫三鼻克、波札那已一再呼籲武力解決羅德西亞少數政權，羅德西亞的黑人游擊武力亦已積極行動。但以彼等力量，尙難推翻史密斯政權。是則，必須訴諸外力的干預，西方既不同意此一政策，自難軍事介入。如此，此一任務自成了共產國家之專利。蘇聯古巴在安哥拉得遂所願之後，野心大熾；毛共則在安哥拉挫敗後正謀彌補，因此雙方對此一地區情勢發展正密切注視，隨時準備有所行動。

三月下旬，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曾到倫敦作了三天訪問。雖然和英國合作，對庫內列河水利設施的安全，提供了間接保障，促成南非將軍隊自安哥拉全面撤除。但在羅德西亞與西南非兩問題上，却不肯給予任何担保。葛氏只狡猾的表示，莫斯科的一貫政策是支援各地解放運動^⑩。

蘇聯會否在羅德西亞一意孤行？目前還甚難斷言。美國最近所採一連串的高姿態做法，諸如正式宣稱放棄使用「和解」一辭，增加國防預算，中止和蘇聯應舉行的幾項重要合作談判；對蘇聯、古巴的一再警告……究竟能對蘇聯古巴發生若干阻嚇作用？還有待事實的證明。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哥拉的嚴重挫敗之後，美國國內的反和解氣氛確已逐漸增濃。有鑑于此，蘇聯在羅德西亞問題上，態度似已較前謹慎。事實上，像羅德西亞、西南非的少數白人政權，既已到了過街老鼠的階段，其結束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且也不會大遙遠。為蘇聯利益計，如果蘇聯對美國的可能反應沒有十成的把握，則只需擺擺姿態，給各該地黑人組織助助威，已足以爭取到彼等之好感，鋪妥通往南非之路。真正的冒險介入，倒不一定是上策。至於其他共產國家，如古巴，不過是蘇聯的爪牙，一切將唯蘇聯馬首是瞻。而毛共，在目前內爭正烈之際，怕亦無力外顧。

為美國借箸代籌，若其不願為羅德西亞、西南非再來試驗他已不甚值錢的信譽，以及避免共產勢力在此地區進一步的擴張，則似應對羅、南兩國施加更進一步的壓力，以求儘速解決此一對美之不利情勢。季辛吉即將在本月底開始他的非洲之行，分訪南部白人非洲各黑人解放組織，以及若干非洲友好國家。屆時，美國的對非政策可望有進一步的澄清。

南部白人非洲，目前正是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少數白人政權宜乎認清情勢，妥為因應，以免于血腥戰火的洗劫。

⑩ "Dark Hints and Painful Choices", *Time* April 5, 1976, pp. 11-12

⑪ "Custer's Last Stand?", *News Week*, February 23, 1976, p. 18.

⑫ Ibid.

⑬ *Le Monde*, 4 mars 1976.

⑭ "On the Edge", *News Week*, march 29, 1976, p. 24

⑮ "A Portrait in Black and White", *Time*, April 12, 1976, pp. 14-16

⑯ Ibid.

⑰ 目前西南非總人口據估約八十五萬左右。根據一九六六年的資料，西南非的人口總數只六十一萬，其分佈情形是這樣的：奧凡波族最多，達廿七萬零九百人，白人次多，為九萬六千。達瑪拉(Damaras)族五萬，奚瑞羅(Hereros)族四萬，娜瑪(Namas)族近四萬，奧卡梵哥(Okavangos)三萬一千。其他五個小族與混血兒各一萬餘人。請參閱 Anthony Lejeune, "L'Affaire du Sud-Ouest African", London, Tom Stacey, 1971, pp. 220-221.

⑱ Philippe Decraene, "Ouverture en Namibie?", *Le Monde*, 19 mars 1976.

⑲ Ibid.

⑳ *Le Monde*, 28-29 mars 1976.

㉑ Robert A. Manning, "L'Offensive sud-africaine",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vrier 1976, p. 1.

㉒ Ibid, P. 12.

㉓ Ibid.

⑮ Ibid p. 12. & p. 14.

⑯象牙海岸對南非對話的政策，目前仍很執著，表示仍將繼續進行。
見 *Le Monde*, 25 mars 1976.

⑰ *Sunday Times*, (Johannesburg), Nov. 17, 1975.

⑱ Abdul S. Minty, 'La Puissance Militaire de L'Afrique du Sud',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vier 1976, P. 16.

⑲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八日；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四日。

⑳ 'Behind U. S. Threats to Cuba',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5, 1976, pp. 21-22.

㉑ Abdul S. Minty, op. cit. pp 16-17; Robert A Manning; op. cit.
P. 14.

㉒ Ibid.

㉓ *Le Monde*, 26, 27. mars. 1976.

六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完稿

俄共第二十五次大會與未來世局

馮 達

蘇俄係兩個超級強國之一，它的動靜，自然影響世界局勢，因此，關心世事的人都注意蘇俄共黨大會。

依據俄共黨章，全國代表大會係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現每五年舉行一次。俄共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五日舉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四九八三人，另有代表十五人因故未出席，代表一千五百六十九萬四千黨員。應邀參加大會的外國共黨代表團，民族——民主黨派代表團和社會黨代表團共一〇三個，來自九十六國。共匪，日共和阿爾巴尼亞共黨未參加，但日共曾去賀電。

大會重要議程有三項：(一)「俄共中央總結和黨對內與對外政策報告」(布里茲涅夫報告)；(二)一九七六——八〇年經濟計劃總指標報告(柯錫金報告)；(三)選舉中央機構。

本文將分析：(一)俄共中央政治局人事；(二)俄共今後對內政策；(三)俄共今後對外政策；(四)國際共黨現階段總路線。

俄共大會係名義上和理論上的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而實際掌握權力的則係俄共中央政治局，它由中央委員會產生，中央委員由代表大會選舉。這次新中央委員會選出政治局委員十六人，人數照舊；政治局候補委員六人。

政治局委員十六人名單如下：

布里茲涅夫	六九歲	俄共總書記
柯錫金	七二歲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
包戈尼	七三歲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蘇斯洛夫	七三歲	俄共中央書記
基里連柯	六九歲	俄共中央書記
顧拉柯夫	五七歲	俄共中央書記
烏斯梯諾夫	六八歲	俄共中央書記
葛羅米柯	六六歲	外交部長
格里奇柯	七二歲	國防部長
安得羅波夫	六二歲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馬蘇洛夫	六二歲	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